

十三把半:指的是在灶膛里烧了十三把麦秸草团之后,再加半把麦秸草。

——为什么不是十三把?
——为什么不是十四把?

其实也试过十三把,火候不够。

当然,也试过十四把,火候过了。

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数学题。但毫无疑问的是,十三把半就是十三把半,美味的蒸小公鸡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

如果仔细把“十三把半”这道菜全面盘点一下,用“蒸”这个词好像有点不妥当。

十三把半的烧法更加接近于“焖”。

是干焖。一滴水也不能放的干焖。而且是春末夏初时节,土灶上的干焖。

春末夏初,是相对于初春而言的。那些初春时节,母亲从鸡贩子手中赊回来的小鸡们,原来是不能分辨雌雄的。经过一个春天之后,其实小半个春天之后,就已经分出了雌雄。调皮的,好动的,最容易出卖它们是小公鸡身份的是它们头上冒出来的小鸡冠芽。

母亲很不喜欢这些公鸡。母亲把它们叫作“公

十三把半

庞余亮

鸡猴子”。公鸡为什么要和猴子连在一起?谁也不敢去问母亲。因为母亲心情不好,她需要的是母鸡,更多更多的母鸡,哪怕春天赊回来的小鸡全是母鸡那该多好。

公鸡可以帮家里打鸣啊。母亲说她不需要公鸡打鸣。母亲还说她又不是聋子。母亲需要更多的母鸡,然后生更多的鸡蛋,可以还掉春天赊小鸡的钱,还能够赚上很多很多鸡蛋出来。

因为每年一次的“十三把半”,父亲是很欣赏那些动个不停的小公鸡们的。馋嘴的男孩们更是在心中默默和父亲站在一个队伍里的。

整个春天过去了。远处的麦子们也悄悄拔节了,抽穗了,扬花了,灌浆了。

小公鸡和小母鸡完全区别开来了。先是翅膀上的羽毛,然后是尾巴上的羽毛。一天天,它们的新羽毛也慢慢长出来了。母亲喜欢长出了新羽毛的小母鸡。

的确,一开始的时候,

公鸡们的羽毛长得相当潦草,就像一点也不在乎形象的调皮蛋。但这些东西调皮蛋的觅食本领相当强,尤其是吃小虫子的本领。

小虫子们全是蛋白质。刚刚收割了的麦地里全是跳来跳去的小虫子。有小虫子吃的小公鸡们长得更快了。有时候,它们跑快了,头顶上的鸡冠就通红通红的,仿佛太阳升起了一轮小小的太阳。

父亲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了。如果不再进行“十三把半工程”,这些小公鸡们就要初啼了。初啼了的小公鸡就不能进入“十三把半”工程了。

抓捕没有初啼的小公鸡是父亲做的。收拾没有初啼的小公鸡是母亲做的,必须仔细清除掉小公鸡的淋巴部分,剥开,分好,生姜,葱根,酱油,大麦酒,撒盐。然后,装盆。装的盆很重要。必须是铜盆。两只小铜盆,一只盛放,一只盖住。对合的铜盆沿还必须用调和好的面粉糊住。然后,放进铁锅里。铁锅里一滴水不放。盖上锅盖。

之后就是十三把半麦秸草团上场了。麦秸草是刚刚收获的新麦秸草,还有韧性,被父



亲的巧手团成紧紧的草团。

第一把麦秸草团点着了。第二把麦秸草团跟上了。

新鲜的麦秸草团变成

的火焰把整个灶房都映得亮堂堂的。

第十三把麦秸草团完全燃烧掉了。

此时不能着急,必须再等上二十五分钟。

二十五分钟后,就是那半把麦秸草团的使命了。

半把麦秸草团点着了。灶膛和锅底都被照亮了,又熄灭了。

还必须再等上二十

五分钟。

神奇的芳香四溢的

于清华,“曹君平日甚用功,国学有根底,为同学所敬服,然家甚贫寒”。(《年谱》)他在吴宓后面住进医院,出院也晚于吴宓。但十几天后,已经出院的吴宓即得到曹丽明病逝的噩耗。可见当年美国这场大流感有多凶险。吴宓最后和部分留学生们一起,“皆捐钱治丧并赠殓其家属”,还买了墓地将曹丽明入葬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吴宓病后余生,加上国内家中又发生些变故,让他深感国家“豺虎横行,正士诛夷,天道茫茫,痛愤至极!”加上文化现象上种种“倒行逆施,贻毒招乱,益用惊心”。这时候吴宓不由得想起了此前在哈佛大学医院度过的日子,因此忍不住感叹道:“呜呼,安得一生长住病院,洞天福地,不闻世事,不亦幸哉?”当然,这实际上只是吴宓的一种抒愤。事实上,还在吴宓这次得流感前的1920年1月的日记中,他就已这样写道:“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,神魂俱碎,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,则心不安。”可见他念兹在兹的,还是国家。接着,吴宓便于1921年提前回国,投身到祖国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

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苗家姊妹 (水印木刻) 班 苓

我出生得晚,见到我父亲的老朋友很少。我父亲称为大哥的老朋友倪海曙是语言学家,我见过一面。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,突然听到父亲大叫着让我下楼,在楼下家人们围着一位魁梧的大高个,他站在我父亲边上,戴着眼镜,笑眯眯的。父亲对我介绍说:“这就是倪海曙伯伯!”这个名字早就听我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哥哥说过,太熟悉了!我问好以后,我父亲又说:“你还没见过倪伯伯吧!”当然,家里大家都见过他,就我没见过。“没有,我见过的!”大家惊讶了。“我在照片上见过。”我的回答让我父亲和倪伯伯哈哈大笑起来,他们真开心啊!

我父亲的画家好朋友詹同叔叔,我也只见过一面。也是突然听到我父亲在楼下大叫着让我下来。这一回楼下就两个人,我父亲和一位戴眼镜的叔叔。“这就是詹同叔叔!”我父亲知道我喜欢画画,但他可能不知道我对詹同叔叔的漫画最服贴。我应该说什么呢?说我喜欢《哥哥聪明透顶》?说我保留着小时候的绘本《小熊跳高》《动物园》《猪八戒吃西瓜》?真遗憾!我没说一句话,握着叔叔的手,傻笑着。虽然他爷爷詹天佑中国人都知道,但我就服贴詹天佑的孙子詹同!

罗传开,音乐学院教授,日语呱呱叫。我父亲在办《外国文艺》杂志时,请罗传开叔叔提供稿件。我在家里见过他多次,在晚上。我和邻居同学在楼下圆饭桌上做功课,我父亲和罗传开叔叔在边上的沙发上聊天,结果,我和同学马马虎虎做完功课,认认真真坐着听他们聊天。最后一次见到罗叔叔,我已经在音乐书店工作了。他和一位女学生买乐谱,他们经过唱片柜台时,我没有招呼,我觉得自己没考上大学,很难为情。我后来也知道罗叔叔当时常来我们家,是因为家里闹矛盾。我父亲晚年曾想让我联系罗传开叔叔,网上一查,才知道他去世了。

戴际安,俄语翻译家,我父亲的同事。戴际安叔叔来我们家,也是我中学时候。他看见了我的素描画,大为欣赏,一定要借去给朋友们看看,我心里乐开了花。他离开后,我父亲问我戴叔叔怎么样?我说他是个大好人,我父亲哈哈大笑。好多年过去了,我去铜仁路上海译文出版社找我父亲,他当时在办《外国故事》杂志。离开出版社,路上见到了戴际安叔叔。唔!戴叔叔太胖了,脸色像关公。他看见我,还是那么兴高采烈。

贺友直伯伯,大画家,我父亲是晚年和他交流多起来的。我听说父亲和贺友直伯伯一起开会,大喜,找出连环画《先秦法家人物故事选》,还有再版的《李双双》《山乡巨变》,求我父亲带着,请贺友直伯伯签个名。几天以后,签了名的连环画回来了。我父亲说,每一本连环画盖的印章风格都不同,贺伯伯很有心的!以后,贺友直伯伯常常送我父亲新出版的画册,我父亲也都交给我看。我父亲翻译的图画书也让我送给贺友直伯伯。最后一次送图画书,贺友直伯伯下楼开门,我冲上了楼,才发现贺伯伯上楼腿脚不便了,在后面走得慢慢的。我送了书,看了他的画,离开了。后来在电视上看他领奖。再后来,贺友直伯伯走了,他爱人快递送来纪念他的白瓷杯。

于之叔叔我无缘见面,他的作品我小时候倒是见过不少,前面说的《小熊跳高》就是他写的文字。我父亲晚年和老朋友们大都是电话交流,最后几年由我代他电话问候。那一回出版社送来我父亲新版的儿童诗样书,我父亲突然要寄送给于之。我查了我父亲的通讯录,只有于之的电话,没有地址。我拨通了于之叔叔的电话。一听是我父亲要寄书给他,于之叔叔非常激动,他说因为误会,这么多年让我父亲生气,现在我父亲一定是释怀了,所以才想到寄书给他。我问了地址,挂了电话,转告了他的话。我父亲说,于之叔叔是不是脑子不好?什么误会?全是没有的事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,肯定记忆差了,甚至完全搞错了。听老人讲故事,听过拉倒,别太当真!

老了